來自天堂的第一通電話

米奇・艾爾邦 著
吳品儒 譯

The
First Phone Call
from Heaven

mark 102
來自天堂的第一通電話
作者：米奇・艾爾邦（Mitch Albom）
譯者：吳品儒
責任編輯：潘乃慧
封面設計：顏一立
校對：呂佳真
法律顧問：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
出版者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10550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
www.locuspublishing.com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-006689
TEL：(02)87123898 FAX：(02)87123897
郵撥帳號：18955675 戶名：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THE FIRST PHONE CALL FROM HEAVEN by Mitch Albom
Copyright © 2013 by ASOP, Inc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OP, Inc., f/k/a Mitch Albom, Inc.
c/o Black Inc., 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

總經銷：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
TEL：(02) 89902588 FAX：(02) 22901658
初版一刷：2014年9月
定價：新台幣350元
Printed in Taiwan

獻給黛比。

這位電話大師，

我們每一天都想念她的聲音。

事件初始的第一週

這個世界接到第一通天堂來電時，泰絲・瑞佛緹正想撕開一盒茶包的塑膠膜。

鈴鈴鈴鈴鈴——

她假裝沒聽到電話鈴響，用指甲戳破塑膠膜。

鈴鈴鈴鈴鈴——

她用食指沿著塑膠膜的凸起處扯開包裝。

鈴鈴鈴鈴鈴——

最後她用力一撕，總算撕開了塑膠膜，順手捏成一團。她知道要是電話再響一次而她又沒接到，就會轉進答錄機——

鈴鈴鈴鈴鈴——

「——喂？」

來不及了。

「唉呦，真是的！」她咕噥著，聽到廚房吧台上的答錄機發出喀答聲，開始播放留言：

「你好，我是泰絲，請留下姓名電話，我會盡快回覆，謝謝。」

微弱嗶聲響起，接著是沙沙聲，然後——

「——我是媽媽，想跟妳說件事……」

泰絲瞬間停止呼吸，手上握著的話筒也掉了。

她的母親，早已在四年前過世了。

鈴鈴鈴鈴鈴——

警局裡，鬧烘烘的辯論聲幾乎要淹沒第二通天堂來電的鈴聲。有個記事員彩券中獎，贏得兩萬八千美金。三位警官在爭吵如果是自己得獎，錢要怎麼花。

「拿去付帳單。」

「不可以付帳單！」

「買一艘船怎樣？」

「付帳單！」

「才不要咧。」

「買船啦！」

鈴鈴鈴鈴鈴——

警長傑克·歇勒思起身，倒退著走向自己的小辦公室。「獎金要是拿去付帳單，只會多出更多帳單。」他說道。

這番話大家倒是頗為贊同，他伸手接電話，說道：

「冷水鎮警局，我是歇勒思局長。」

又是一陣沙沙聲響，接著傳來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。

「是爸爸嗎？我是羅比。」

突然之間，傑克再也聽不見其他人的聲音。

「搞什麼！你誰啊？」

「爸，我在這裡很開心，別替我操心，好嗎？」

傑克感到自己胃部一陣痙攣。他想起最後一次見到從軍的兒子，那時他鬍子刮得乾乾淨淨，理了個軍人頭，通過機場安檢門後，身影消失了。那是他第三次出任務——

也是最後一次。

「你不可能是我兒子。」他喃喃念道。

鈴鈴鈴——

華倫牧師醒來，擦掉下巴的口水，他剛剛在望稼堂上的沙發上小睡了一番。

鈴鈴鈴——

「來嘍……」

他費了好一番工夫才站起身。教會特別在他辦公室外面裝了電鈴，畢竟他已高齡八十有二，聽力不太行了。

鈴鈴鈴——

「牧師，我是凱瑟琳．耶林。請您快點，拜託！」

他蹣跚地走到門邊，打開門，說道：

「妳好啊，凱——」

話都還沒說完，凱瑟琳就已走到牧師身後。她外套半敞著，一頭紅髮亂蓬蓬，像是剛從家裡直奔而來。她坐到沙發上，緊張地起身，又再度坐下。

「請您要瞭解，我並沒有發瘋。」

「當然沒有——」

「——黛安打電話給我。」

「誰打給妳？」

「黛安！」

牧師的頭痛了起來。

「妳過世的姊姊打電話給妳？」

「今天早上，我接起電話……」

凱瑟琳緊緊抓住手提包，哭了出來。牧師心想，他該不該打電話尋求協助？

她尖聲說道：「她跟我說不用擔心她。她還說，她很……平靜。」

「那妳是在做夢嘍？」

「不！我不是在做夢！我真的跟姊姊通上話了！」

淚珠從她臉頰上滑過，還來不及擦掉就已滴落。

「這件事已經討論過了——」

「我知道，可是——」

「妳很想念她——」

「對——」

「而且妳也很難過。」

「不光是這樣，牧師。黛安說她在天堂……您聽不懂嗎？」

凱瑟琳露出非常幸福的微笑，牧師從沒看她那樣笑過。

她低聲說道：「我再也不害怕了。」

鈴鈴鈴鈴鈴鈴鈴——

安全警示鈴聲響起，沉重的監獄大門順著軌道滑開。一名身材高大、肩膀寬闊、名為薩里文．哈定的男子緩步走過，一步一頓，頭垂得低低的。他心跳很快，不是因為重獲自由而感到興奮，而是害怕有人從後方猛地將他拉回。

向前，再向前。他一直盯著腳尖，直到聽見碎石路上有足音朝他走來，輕巧而快速，他才抬起頭來。

那是他兒子，居勒。

他感到兒子的兩條小手臂抱住他的雙腿，他雙手伸進兒子的一頭鬈髮之中。他也看見父母：母親穿著海軍風衣，父親穿著淺咖啡色西裝。父母看到他，原本緊繃的臉瞬間軟化，然後全家互相擁抱。天氣凜冽，天色泛灰，街道因雨水而溼滑，此刻只有他的妻子不在這兒，然而她不在的身影卻如影隨形。

薩里文想要說點意境深遠的話，但從嘴裡擠出的，只是一句低語：「走吧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車子便消失在路的盡頭。

那一天，也是這個世界接到第一通天堂來電的日子。

接下來發生的事，有幾分真假，就看你信它幾分了。

第二週

冰涼且帶著薄霧的雨水灑落，但對九月的冷水鎮來說，這再平常不過了。從地理位置看來，這個小鎮比部分加拿大地區更偏北，離密西根湖也只有幾英里。

儘管天氣寒涼，薩里文出門依舊走路。其實他大可借開父親的車，但被關了十個月之後，他變得比較喜歡戶外的空氣。他戴著滑雪帽，穿著絨面舊外套，走過了二十年前念過的高中、早在去年冬季就已關閉的貯木場，以及釣魚用品店，店外出租的獨木舟，像牡蠣殼一般堆疊著。他又走過加油站，有個員工倚牆而立，看著自己的指甲。這就是我的家鄉。薩里（薩里文的暱稱，譯按）心想。

他走到目的地，在一塊寫著「戴維森父子禮儀公司」的踏腳墊上蹭去鞋底泥巴。他發現門框上有架小攝影機，立刻反射性地扯下帽子，用手梳梳他那頭濃密的棕髮，然後看著鏡頭。毫無反應，過了一分鐘，他自己走進去了。

禮儀公司裡太暖，幾乎令人窒息。牆上釘著深色的檜木條。有張桌子旁邊沒有椅子，桌面上

擺著打開的簽到簿。

「需要幫忙嗎？」

說話的是禮儀公司的負責人，身材高眺，瘦削，骨架粗大。膚色蒼白，眉毛雜亂，留著稀薄的稻草色頭髮。他雙手交握，看來有六十多歲。

「我是荷瑞斯・貝爾芬。」他說道。

「我是薩里文，哈定。」

「喔……是你。」

喔……是你。薩里在心裡補充，因爲坐牢所以錯過妻子葬禮的人，就是你啊？現在他都會這樣，默默補齊別人沒有說完的句子。他認為那些沒說出口的話語，比說出口的還要尖銳。

「吉賽兒是我太太。」

「請節哀順變。」

「多謝關心。」

「葬禮很溫馨，家屬應該有告訴你吧。」

「我也算家屬啊！」

「那當然……」

他們站著，一片沉默。

「她的骨灰呢？」薩里問道。

「放在安置所裡。我去拿鑰匙。」

荷瑞斯走進辦公室，薩里拿起桌上的手冊閱讀。他翻到一段描述火葬的文字。

骨灰可灑於海面，置於氫氣球中升空，或是乘飛機灑在空中……

薩里將冊子丟回桌上，乘飛機灑在空中，就算是上帝，也不會這麼殘忍，他這麼想著。

過了二十分鐘，他帶著妻子的骨灰罈離開禮儀公司，骨灰罈上有天使的雕刻。他想要單手拿，又怕太隨便。想要雙手托著，又覺得那好像是要把骨灰罈送出去似的。最後他決定將骨灰罈抱在胸前，雙手交叉，像小孩抱著書包那樣。他這樣走在冷水鎮的街道上，走了半英里左右，雙腳不斷踢起雨水。等他走到郵局前，看到一張長椅，便坐下來，小心翼翼地將骨灰罈放在一旁。

雨停了，教堂鐘響報時。薩里閉上雙眼，想像吉賽兒緊靠著自己。那對海綠色的眼睛，烏黑的秀髮，纖細的身體和窄窄的肩膀。她靠在薩里的身上，像是輕聲說道，保護我。

到頭來，他終究沒能保護她。這是無法改變的定局。他坐在長椅上許久。傷心欲絕的男人，和那尊盜器天使默默坐在那兒，好像兩人都在等公車。

生活中的大小事，都是透過電話傳遞。小孩出生、伴侶訂婚，甚至是夜半高速公路上的悲慘車禍，莫不如此。人類發展史上的里程碑，不管標記的事件是好是壞，大都以一陣鈴聲作為開頭。

泰絲坐在廚房地上，等待鈴聲再度響起。過去兩週，她的電話帶來令她震驚無比的消息：她的母親在某處，仍以某種方式存在著。她又播一遍上一通電話的錄音，這是第一百遍了。

「泰絲……親愛的女兒，別再哭了……」

「妳不可能是媽媽啊。」

「我在這裡，好端端的。」

泰絲母親出門，不管去哪，飯店、SPA，或只有半小時路程的親戚家，當她打電話回家時，總是這樣說：我在這裡，好端端的。

「這怎麼可能呢？」泰絲問道。

「什麼都有可能，我與上帝同在……我想跟妳說……」

「說什麼？媽？說什麼？」

「說天堂的事。」

電話那頭變得一片沉默。泰絲盯著話筒，好像自己手上握著人骨。她明白，整件事完全不合邏輯。但是母親的聲音她不可能認錯，每句高低起伏、輕聲低語、高聲驚叫，做孩子的都認得。

沒有錯，那聲音的確就是母親。

泰絲將膝蓋縮在胸前。自從第一通來電過後，她一直沒出門，只吃些餅乾、穀片、水煮蛋，家裡有的她都吃了。她沒去上班，沒去採買，連信箱都沒看。

她用手指梳過那頭許久未洗的金色長髮。一個足不出戶的人，見證了奇蹟，其他人知道了會怎麼說？但她不在乎。來自天堂的隻字片語，勝過寥寥塵世的所有話語。

冷水鎮的警局總部是改建過的紅磚房屋。傑克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。從同事眼中看來，傑克是在打報告，其實他也在等電話響起。

過去那一週，是他人生中最奇怪的一週。過世的兒子打了兩通電話給他，每次他都以為是最後一次。這件事，他還沒告訴前妻朵琳，也就是羅比的親生母親。自從羅比過世後，她就陷入憂鬱之中，光是提到羅比二字就令她崩潰。所以他該怎麼開口呢？說他們戰死沙場的兒子，其實還在某處活著嗎？還是說通往天堂的入口，就開在他的桌上？說了之後呢？

要怎麼解釋這一切，傑克毫無頭緒。他只知道，每次電話一響，他接聽的速度就快得跟拔槍一樣。

第二通來電跟第一通一樣，在週五下午打來。接通後他先是聽到沙沙聲，接著是一陣輕飄的聲音揚起、落下——

「爸，是我。」

「羅比……」

「爸，我很好，這裡天天都很美好。」

「你在哪？」

「你知道我在哪。爸，這裡真的很棒。」

喀答一聲。

傑克高聲喊道：「喂？喂？」他發現其他警察全轉頭看他，於是把門關上。過了一分鐘，電話又響了。他檢視來電號碼，就跟之前一樣，顯示為「不明來電」。

「喂？」傑克小聲問道。

「跟媽說不要哭了。如果我們知道死後會發生什麼事，就不用那麼擔心了。」

姊妹，一旦曾經擁有，就永遠不會失去，就算看不見也摸不著她。

凱瑟琳仰躺在床，一頭紅髮披散在枕頭上，手臂盤在胸前，緊捏著鮭魚粉色的摺疊手機。這手機以前是黛安的，三星機種，背後黏著閃亮的高跟鞋貼紙，這是黛安熱愛時尚的象徵。

凱西（凱瑟琳的小名，譯按），這裡比我們夢想中的樣子還要好。

黛安在第二通來電中如此說道。這通電話跟第一通一樣，也跟之前打到鎮上的所有怪異來電

一樣，都是週五打來。比我們夢想中的樣子還要好。這句話裡，凱瑟琳最喜歡的兩個字是我們。

耶林姊妹之間，有種特別的羈絆。兩人就像從小綁在一起，共同玩遍這個小鎮。黛安比凱瑟琳大兩歲，每天都帶著妹妹去上學；還替她在幼女童軍、女童軍團中先打好人際關係。黛安拆牙套時，凱瑟琳才剛要戴。但是在高中舞會上，黛安等到凱瑟琳也找到舞伴了，才願意下場跳舞。姊妹倆都是寬肩、長腿，夏天時在湖裡游個一英里完全沒問題。後來她倆都念了社區大學。父母死時一同痛哭。黛安結婚的時候，凱瑟琳當伴娘。三年後，凱瑟琳也在六月結婚，換黛安來當伴娘。婚後，姊妹都生了兩個孩子，黛安兩胎都生女兒，凱瑟琳則是生了兒子。兩家相距一英里。就連離婚時間，兩人前後也只差一年。

唯獨在健康方面，兩人相去甚遠。黛安有偏頭痛、心律不整、高血壓的毛病。最後，一場突發的動脈瘤疾病奪走她的性命，年僅四十六歲。至於凱瑟琳則是「從來沒有生過一天病」。

多年以來，她一直為此感到愧疚。但是她現在恍然大悟，她那甜美又脆弱的姊姊，打電話來是有原因的。上帝選中黛安，要她告訴大家「信者永生」。

凱西，這裡比我們夢想中的樣子還要好。

凱瑟琳笑了，我們。透過緊握在胸前的粉紅色摺疊機，她又找回她那永遠不可能失去的姊姊。

這件事，她可不打算保持沉默。

第三週

遇到困境，有人會說：「你得從頭來過。」但是人生並不是桌上遊戲，失去摯愛之後的人生，絕對不是「從頭來過」，比較像是「將就下去」。

薩里的妻子走了，在長期昏迷之後過世。據醫院說，夏季的第一天，雷雨大作，她靜靜離開人世。那時薩里還在坐牢，還要九週才能出獄。他得知消息時，整個人無法動彈，感覺好像站在月球上，看著地球毀滅。

現在他依舊時常想起吉賽兒，雖然每想一次，都讓他蒙上最後會面那天的陰影：失事、火災、所有熟悉的事物在瞬間灰飛煙滅……不提也罷。他用充滿她的悲傷回憶纏繞自己，這樣一來就能把她緊緊留在身邊。薩里把天使骨灰罈放在沙發旁的架子上。居勒躺在沙發上睡覺，再兩個月他就要過七歲生日。

薩里坐下，癱在椅上。對於自由，他還在適應。你可能以為如果有人被關十個月，面對自由應該會手舞足蹈。然而人的身心會隨著所處環境而改變，就算是可怕的環境也不例外。總有某些

時刻，薩里會盯著牆，像囚犯一樣失去活力。他得自我提醒，他其實可以起身逃離這個情況。

他伸手拿菸，環顧這間尚未熟悉的廉價公寓。這是兩層樓建築，沒有電梯，暖氣是老式的水熱式暖氣。從窗外看出去，有一排松樹，還有一座小山谷，底下流過一條小河。他想起小時候在那裡捉過青蛙。

薩里會回到冷水鎮，是因為在審判和囚禁期間，爸媽把居勒帶來這裡照顧。他已經把孩子的生活弄得一團亂了，不想因為搬家又驚動他。更何況他還能上哪兒去呢？房子和工作都沒了，錢也被律師榨乾。他看著兩隻松鼠互相追逐著竄上樹，唬弄自己說，如果吉賽兒不計較新家的位置、坪數、髒污程度、油漆脫落的話，說不定真會喜歡上這裡。

一陣敲門聲打破了薩里的沉思。他從貓眼看出去，發現馬克．艾許頓站在門外，手裡抱著兩個裝滿雜貨的紙袋。

馬克和薩里待過同一個海軍中隊，都是開戰鬥機的。自從判刑之後，薩里再也沒見過他。

「嗨。」門一打開，馬克就出聲。

「嗨。」薩里也回應。

「新家不錯嘛，如果想當恐怖分子的話。」

「你是從底特律開車過來嗎？」

「對啊。可以進去嗎？」

他倆迅速抱了一下，很是尷尬，隨後馬克跟著薩里走進客廳。他看到居勒躺在沙發上，便降低音量。「他睡著了？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我幫他買了奧利奧餅乾，小孩都喜歡吃吧？」

馬克把紙袋放在廚房吧台上，那裡有一些紙箱還沒拆。他也看到塞滿菸蒂的菸灰缸，水槽裡擱著幾個玻璃杯，是用來喝酒、而非喝水的小玻璃杯。

「那……」馬克開口。

既然紙袋已經放下，馬克也不能再裝忙了，他直盯著以往的飛行夥伴。薩里稚氣未脫的臉龐，加上總是微開的嘴唇，讓馬克想起以前高中時代，他可是蓄勢待發的美式足球之星，只是現在變得更瘦、更老，眼周附近尤其明顯。

「這就是你長大的地方嗎？」

「現在你總該知道為什麼當初我要離開了。」

「你最近過得怎樣？」

薩里聳了聳肩。

「發生在吉賽兒身上的事真的很可怕——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很遺憾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還以為他們會放你出來參加葬禮。」

「『海軍當然得照海軍的規矩來。』」

「葬禮辦得不錯。」

「我聽說了。」

「至於其他的事……」

薩里凜然一視。

「不管了，大家都知道——」馬克說道。

——大家都知道你坐過牢。薩里在心中把句子補完，還加上一句，但不知道你是否罪有應得。

「我想過要來看你。」

「我不想給人看。」

「那些人真的有點怪。」

「我不在乎。」

「薩里啊——」

「別提了，事發經過我都說過了，還說了一百萬次，他們卻相信另外一種說法。結局就是這樣。」

薩里低頭看自己的雙手，互敲指關節。

「你接下來有什麼計畫？」馬克問道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找工作之類的計畫……」

「你問這幹嘛？」

「這附近有我認識的人，是大學室友。我打過電話給他。」

薩里不再敲指關節。

「你都還沒見到我人，就先打給他？」

「你總是需要賺錢嘛，對不對？他可能缺人。」

「缺什麼人？」

「業務。」

「我不是做業務的料。」

「很簡單啦。你只要簽簽客戶資料，收支票，抽佣金就行了。」

「是哪種行業？」

「報業。」

薩里眨了眨眼，說：「你在跟我開玩笑嗎？」他想到當初那些報導他的「意外」的報紙，是如何草率地下了最快、最簡化的結論，不斷互抄報導，直到薩里被吃乾抹淨，然後轉往下條新聞。

從此以後，他便討厭媒體，再也沒花錢買過報紙，以後也絕不會買。

「這工作可以讓你留在這附近。」馬克說道。

薩里走到水槽邊，洗了個玻璃杯，他希望馬克趕快走，這樣才能喝他想喝的。

「把他的電話給我，我會打給他。」薩里說，但是心裡明白自己絕不會打。

泰絲盤腿坐在柔軟的紅色座墊上，望著景觀窗外前院的大草坪，已經好幾週沒割草了。她從小在這棟屋子長大。記得小時候的夏日清晨，她就是窩在這裡，跟母親茹絲抱怨東抱怨西。母親坐在橋牌桌前，檢查工作要用的文件，幾乎沒抬過頭看她。

「好無聊喔。」泰絲總會這樣說。

「去外面玩啊。」母親會口齒不清地回答。

「外面沒什麼好玩的。」

「那就玩『沒什麼』啊。」

「真希望我有姊姊或妹妹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沒生給妳。」

「妳要是結婚就可以生給我了。」

「我已經結過婚了。」

「我真的沒事做嘛。」

「去看書好了。」

「書都看完了。」

「再看一遍啊。」

母女倆妳一句我一句，這種隱含互相傷害的對話，以某種形式，在泰絲的青少年時期、大學時代，甚至成人之後，不斷出現，直到茹絲垂垂老矣都是如此。那時，阿茲海默症奪走了她的語言能力，最後變得連話都不想說。在她人生最後幾個月，她像石頭一樣沉默，總是頭歪歪地看著自己的女兒，像是孩子盯著蒼蠅似的。

然而，現在這對母女卻以某種形式再度對話。彷彿死亡只是一架班機，泰絲以為母親已經登機離開，卻發現她根本錯過了班機。一小時前，她又接到令人費解的電話。

「泰絲，是我。」

「天啊，媽媽？我真不敢相信。」

「我不是都說，我總會有辦法嗎？」

泰絲含淚微笑，她想起母親生前是健康食品擁護者，曾開玩笑說就算死了，也要確認泰絲有好好吃保健食品。

「媽媽，妳之前病得好重。」

「但是這裡沒有病痛……」

「妳之前那麼痛……」

「寶貝，聽我說……」

「我在這，媽，我在聽。」

「人生經歷的痛苦，不會真的傷害到妳，不會傷害到真正的妳……妳會變得輕盈，比妳所想的還要輕……」

光聽這些話，就讓泰絲平靜下來，像是得到神的祝福。妳會變得輕盈，比妳所想的還要輕。泰絲看著手中最後一張母女合照，那是在茹絲八十三歲的慶生會上拍的。可以看出病魔對她的摧殘，她的雙頰凹陷，面容呆滯，焦糖色的毛衣披在她乾巴巴的身軀上。

「這怎麼可能呢，媽？妳應該不是真的用電話打給我吧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妳到底是怎麼跟我講話的？」

「有事情發生了，泰絲，這只是開頭而已……」

「開頭？」

「暫時是這樣……」

「這會持續多久？」

一陣良久的沉默。

「媽，這會持續多久？」

「不會很久。」

每天，都有奇蹟悄悄發生，像是在手術室、在暴風雨交加的海上，或是路邊突然出現的陌生人身上。很少人會去計算奇蹟有幾個，也沒人會記錄。

然而有時候，會有人向世界宣稱，他們見證了奇蹟。這時，一切事物都將改變。

泰絲和傑克或許會將電話一事保密，但是凱瑟琳不會。傳福音給萬民。福音書上如此說道。

週日早晨，也就是第一通神祕電話打來鎮上的二十三天後，華倫牧師站在教會信眾面前，翻著聖經，那時他毫無警覺他的教會將徹底改頭換面。

「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節。」牧師向大家說道，並且眨了眨眼。書上的印刷字體看來模糊，他的手指也因年事已高而顫抖。他想到詩篇中寫著：神啊！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，求祢不要離棄我。

「各位，不好意思！」

大家轉過頭去，華倫牧師透過老花眼鏡尋找聲音來源。凱瑟琳從第五排座位起身。她頭戴黑邊帽，身穿紫洋裝，手中緊緊捏著一張紙。

「不好意思，牧師。上帝的靈讓我想要發言。」

華倫牧師嚥了嚥口水，他不知道她到底要說些什麼，不禁有點擔心。

「凱瑟琳，請妳坐下。」

「牧師，這很重要。」

「現在不是——」

「我見證了奇蹟！」

長椅上的信眾接二連三地發出驚呼。

「凱瑟琳，上帝與我們同在。但宣稱見證奇蹟——」

「奇蹟是三週前發生的。」

「——可不是鬧著玩的。」

「那個時候我在廚房，時間是禮拜五早上——」

「——最好讓教堂的領導者來處理——」

「我接到電話——」

「——拜託妳，我說真的——」

「是我過世的姊姊打來的！」

更多人發出驚呼，她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，整間教堂霎時變得鴉雀無聲，連她攤開紙張的聲音都聽得見。

「打電話來的是黛安，很多人都認識她。她兩年前過世了，但她的靈魂在天堂重生。這是她說的！」

華倫牧師努力克制著不要顫抖，他已經失去布道壇上的掌控權，這對他來說是最不可饒恕的罪惡。

「那個禮拜五早上，我們第一次通電話。」凱瑟琳繼續說下去，愈說愈大聲，還用手背擦去淚水。「那時是上午十點四十一分，下個禮拜五是上午十一點十四分，再下個禮拜五是晚上七點零二分。她叫了我的名字……她說：『凱西，告訴眾人的時機已經來臨。我在等待。所有人都在等待。』」

她轉向教堂後半部，說道：「我們都在等待！」

信眾竊竊私語。華倫牧師站在講台上，看到他們在座位上躁動著，好像有風吹過一般。他敲敲講台桌面。

「我說真的！」砰！「大家拜託！」砰！砰！「要尊重所有兄弟姊妹，這件事是真是假都還不知道——」

「牧師，是真的！」

另一人的聲音從教堂後面傳出，聽來低沉沙啞。所有信眾轉頭，看到一名高大魁梧的男子起身。他穿著咖啡色運動外套，雙手放在前排椅背上。他是艾力亞斯．羅伊，非裔，開了一間工程行，長期來這做禮拜。沒人記得他之前是否開口跟大家說過話，直到現在——

他快速掃視群眾。等他再度開口時，聽來充滿敬意。

「我也接到電話了。」他說道。